

震撼心灵书系 ZHENHANXINLINGSHUXI

主编 高连营
李金凤

另一颗心

LINGYIKEXIN

生命需要意义支撑，
没有意义支撑的生命，
就是无根的浮萍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另一颗心

——震撼心灵书系

主编 高连营
李金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撼心灵书系/高连营、李金凤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5

ISBN 7-204-08332-6

I.震… II.①高…②李… III.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911 号

震撼心灵书系

高连营、李金凤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1975

发行电话:010-87713181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0

字数:3500千字 印数:1-5000

ISBN 7-204-08332-6/I·1753

(全20册)总定价:59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套书是专为学生和青少年精心编写的阅读材料，做为震撼心灵系列，文章语言精辟，哲理颇多，能让读者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逐步培养读者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高作文及对事物理解能力，是一套适应于个性时代青少年较为理想的读物。



五彩的羽毛



目录



晃 荡	3
五彩的羽毛	6
雾 海	10
喜盈盈的新娘在哪里	14
另一颗心	17
摇椅与她的人生	19
一百年	23
她心里很烦	28
不是我不嫁给你	31
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39
形似流水	49
女人浪漫如歌	51
童心的价值	53
木棉	56
渡你的那条河流	63
老茶	68
黑暗中,自己为自己点灯	73
难忘那段岁月	80
阳光地狱	87
还有一条通向外边的路	102
窃者的罪	122
落泊的熊	128
灵魂的洗礼	130
网络也该有法律	132
逃避的理由	134
善良的力量	138



寓言故事续编	141
薄荷红茶	147
苍若之彼	153
慢慢堕落	159
座位	164
花儿落了还会开	175
天凉好个秋	180
一如往昔	182
就是这样的日升日落	184
曾经的她 现在的她 她还独自一人	186
天使的归去	187
有时怀念	190
花开的声音	192
情感陌路	196
初秋雨中	198
最初的梦想	200
走不出的天	203
曾经拥有	207
年华似水流	209
颠倒昼夜	212
思念	213
在乎一个人并不是限制他的自由	215
雨 语	216



晃 荡

一失足，鸚鵡从枝干上掉了下来。

这个扁毛畜生在枝干上晃荡着，它的脚上拴着一根细细的链条，打造精致且是金属的，倒也不是这个小东西能够扯断的。起初它惊慌失措，奋力扑腾着一双色泽美丽的翅膀，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让自己站立起来，并且发出尖利的叫声，不知是惊恐还是威胁。但片刻它就不再努力了，而任凭自己悠哉游哉的继续晃荡下去。

它的一对绿豆一般大小瞪得圆圆的眼睛，四下里张望着，我觉得它很仔细地打量了走廊上的所有人之后，就对我们失去了兴趣。在晃荡中它将目光向主甲板望去，那里有它家乡的也称之为人的和我们是一个种类的动物们在辛苦地工作着。它应该更看的惯那些皮肤黝黑的人。但终究不是同类，它也只是将目光在他们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就向海洋望去、向天空望去、向隔着一小片海的大小岛屿望去，那儿尽是浓荫覆盖、苍翠碧绿的山林。

不知道它还认不认得出，捉它的人就是那些皮肤黝黑的人，买它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皮肤蜡黄的人；正在捣毁它的家乡，砍倒它们赖以生存的棵棵大树的也是这些皮肤黝黑的人，买走这些大树的也是我们这些皮肤蜡黄的人。

它晃荡着，似乎丝毫也不着急重新挺立起来，哦这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的臆想，或许它刚从山林里出来，还很单纯，还不知道这种被拴住双脚的日子实在是世上最无聊的日子。

它可能什么也不懂，可能什么都懂了，大彻大悟一切都无动于衷了，悬在细细的铁链上，它未必比老子、庄子更浑浊，反正

我这个大俗人是懂不了它的。

我正在那吊车驾驶室里，看着那悬挂在半空中的吊货滑车晃动，呆呆地出了神。我琢磨着这滑车有半人那么高，有一百多公斤重，如果撞上两边舷墙上的高高铁护栏会发出怎样的巨响。

滑车晃动是因为船在晃动；船在晃动是因为海面不平静海水翻腾鼓涌掀起浪涛；海水不平静是因为地球表面的气流不平静浮动流窜吹刮着它；空气会流动是因为地球表面的温度不均匀有温差。

也就是说晃动是因为种种差别造成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平衡。只要不平衡就开始晃动，物如此，人也是如此。不平衡的状态下有着种种不均匀的力量存在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向心力和离心力。对力量，物只有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才会稳定下来，不晃动了，或者说只服从大地本身的那股永恒的引力。这无可奈何，就好像我们老祖宗一直歌颂不止的大地其实也不过一个小小的球儿，也得服从宇宙中永恒存在的万有引力一样，得不停地转、转、转，不但自个儿转，还得绕着那颗冒火的球儿转，它自己也做不得主；好像那很伟大的只会对着我们地球呈呈威风的风球，其实它自己也做不得主。人呢？不也这样吗？只要周围的力量或自身内在的力量稍稍不平衡，人也会晃动起来，有时候是动手动脚的行为举止上的外在晃动，有时候是精神内在的外人往往一时觉察不到的晃动。

但不管什么样的晃动，都很显眼。瞧这滑车，晃动得多威风啊！在蓝天白云之下，在狂涛巨浪之上，在我们操纵的钢铁巨舟的躯体上，不但左右晃动，而且渐渐的也开始前后晃动起来，于是那样儿仿佛它不是在晃动了，而是在空中兜大圈子。嗯……有意思，晃动晃动着会兜圈子，晃动的得意起来了？呵！不平衡的力量造成了晃动，谁知道会给本身带来什么后果呢？一碰上那铁护栏，护栏可能被砸瘪了，面那滑车也可能碎了，两败俱伤啊！可是我知道，能晃动时而不晃动，保持自我平衡，实在是很高境界的，这滑车不过是生铁做的，要它做到这个，恐怕有点过高要求了。其实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老子、庄子做到了？孔子别谈

..♡ Zhen Han Xin Ling Shu Xi ♡..

了。难怪那马斯洛说，这世界上并没有绝对实现自我的人，那些高人的自我只是比普通人实现的更完美一点而已。

何况一块生铁制品……

几个外星生物驾驶着宇宙脚踏车到地球上来采集人的标本。它们一个劲的猛踩，陡然已闯入地球的大气层了，正准备着地，忽然就看到了那块生铁制品的滑车沉醉在晃荡之中，不由愕然——这在玩什么游戏？瞧这家伙前后左右的人转圈得意洋洋的象是刚刚充足了钻石能量一般。而那个操纵吊车的人好像眯起了眼漫不经心的，完全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难道地球人已经能够给万物灌注能量并控制它们了？所以即使那怪物如此不平衡的得意转圈，地球人也不在乎并且把这种不平衡视为一种乐趣？可地球人呆着的那吊车驾驶室是这么破，身上的工作服那么油腻，风浪之下那船摇得如此厉害，显然还没有掌握普通事物的平衡能力，这不是很矛盾吗？嗯，如此矛盾的人正是人复杂难测的表现，我们要人的标本就是要复杂的，越复杂越能研究出新的东西来，那就这个吧——

“喂喂快放下钩头啊？……快醒醒你怎么睡着的？吊啊……”

水手长愤怒的吼声惊得我一个机灵醒了过来，茫然地吁了口气——哦！南柯一梦。……做外星生物的标本不知有没有趣……叫什么叫？我咕哝着，大惊小怪，没事情做精神困顿不就容易睡着吗？

我一边操控着吊杆和那滑车，一边想那鸚鵡晃荡起来会不会头晕呢？滑车是肯定不会的。

五彩的羽毛

我所居住的是一栋外形很象鸟的楼房，它被人称为鹰宅。鹰宅前面那条长长的拐了无数个弯的小路被称做鹰街。这就是我从小生长和玩耍的地方。关于小时做的记忆大部分都已经模糊，现在能够清晰记起的只有短暂的圈圈点点。

小时候我很喜欢动物。那时做我常常用一个铁丝卷成圈，然后去各种阴暗的地方找一些蜘蛛网并把它们缠到圈里。接着我便站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对着来来往往的蜻蜓左右挥舞，蜻蜓撞上去便会被粘住翅膀。看着蜻蜓在蜘蛛网里左右挣扎的样子，我便会感到这一天没有白过。

那时我还小，对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好奇。好奇在当时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思想。这种思想下我打开了家里的老式时钟，清点完里面的齿轮再重新装回时，发现齿轮却多出了一倍。这种思想下我用一大片薄木板绑在胳膊上，要腾空而飞，可结果却是挥了个鼻青脸肿。

这是我好奇心最强烈的一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我在家人的带领下看了一场电影。电影院里，眼前那方大大的幕布上有着种种我所想象不到的奇异景观。最让我觉得神奇的是我见到了一只会说话的鸟，它有着一身五彩的羽毛，在阳光的掩映下发着耀眼的光芒。那时候我惊讶极了，我实在不相信这世上居然还有别的动物会讲我们人类的语言。家人告诉我，它叫鹦鹉。

就在这时我脑子里显现出一幅奇异的图画：开全校大会时，一只鹦鹉落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张着弯弯的嘴冲着麦克风大谈特

谈，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一个个变得目瞪口呆。

这一年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只鸚鵡，一只会说话的有着五彩羽毛的鸚鵡。

为了这个愿望，我常常拿着弹弓穿梭于林间和河边。我想，总会有一两只不太聪明的鸚鵡被我撞到。这样我就可以带着它四处周游，让它的话语使别人象我当初一样目瞪口呆。我甚至还想过，当碰到我不喜欢的人时，它就会替我破口大骂。

那一年，我真的看到过几只鸚鵡在天空中飞翔。但我的弹弓太粗糙了，它的射程根本达不到那个高度，即使达到了，鸚鵡也会被它整成一个残废，没准还会丧失它说话的能力。

最后，我抛弃了弹弓，开始了新的捕捉方式。我把从家里偷出的小米散布在树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应该会有几只饥不择食的鸚鵡来吧。可事实上，来的最多的是麻雀。它们见到小米便不要命地吃，见到我便不要命地跑。

那个下午，鸚鵡终于来了。它披着一身五彩的羽毛，在阳光下的掩映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它飞落在洒着小米的树下，斯文地吃着小米，就象一个很懂行的人在吃西餐。

我轻轻地朝它走过去。对于我的蹑手蹑脚，它显然是看到了，可它却不害怕。它瞪着两只可爱的小眼睛朝我一刻不停地眨动着，就象看到一个久违的老朋友那样。最终，我把它捧在了手心里。它的身体很柔软，也很温暖。它静静的待在我的手心里，表情是那么安祥，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它很漂亮，是我在那个年龄所见过的最美丽的鸟，可它却不会说话。

我给它找了个家，一个用钢丝做成的很漂亮的笼子。对于这个新家，它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它的自由。此后的每个早晨，我都要给它清扫卫生，给它换水，给它喂食，逗它说话。本以为这无微不至的关怀，可以让它象电影上那样冲我说一句“谢谢”。可它没有。它的嘴在我面前除了吃东西和尖叫之外再不会干别的。

我失望了，一次次的失望了。那个年龄的我觉得受了欺骗，电影是假的，鹦鹉是假的，它会说话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

方片是一个我应该叫做叔叔的人。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但没有一个是夸他的。据说他被开除前在市里的动物园工作，开除的原因是他偷鸵鸟下的蛋回家煮着吃。他说鸵鸟的蛋一点也不好吃，还不如鸡蛋。

那天，他到我家蹭饭时我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鹦鹉说话？

他打着酒嗝说，我当然知道，我不光知道怎么让鹦鹉说话，我还知道怎么让老鼠唱歌。

我想老鼠唱歌一定很难听，可鹦鹉说话一定很动听。

你别不信。他强睁着醉得迷迷糊糊的双眼说，我在动物园里这么长时间，什么没见过，别说鹦鹉说话，就是老鹰骂街我都见过。

你快点教教我。我激动极了，那一瞬间我几乎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最有本事的人。

急什么，你把你家藏的酒都拿出来我就教你。

没问题，我这就给你去拿。

喝的酩酊大醉之后的方片告诉我，鹦鹉的舌头太厚，得把它剪下一截，它才能象人一样的发音。这就是使鹦鹉说话的方法，这也是我偷藏在地窖里的酒的代价。

为了能让鹦鹉那刺耳的尖叫声变成悦耳的“谢谢”，我拿起了剪刀。

那只可爱的鹦鹉在我的剪刀下大声地嘶叫着，拼命地挣扎着。它可爱的小眼睛盯着我一刻不停地眨动着，就象从一个久违了的老朋友眼中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它那五彩的羽毛在挣扎中片片飘落，在阳光的掩映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只可爱的鹦鹉就这样死了，它的嘴角还流淌着鲜血。它临死前望着我的是怎样一种神情哟！有悲哀，有痛苦，有委屈，还有对这个世界的美好依恋。

方片再一次到我家蹭饭时，我想起了我的鹦鹉，我觉得很有

理由为它报仇。于是我拿着剪刀直奔方片的嘴，吓得他左跳右窜。

你这是干什么？他冲着我喊，快把剪刀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的舌头太厚了。我说，得把它剪下一截你才能说人话。

方片想了想，然后放下筷子夺路而逃。从那之后，他再没有在我在家时到过我家。

从那之后，我不再养鸟。因为我怕，我怕再见到那样一种神情，也怕再见到有着那样一身五彩羽毛的鸟。

雾 海

朱 熹 心 灵 书 系

当片片缕缕的白纱一般的薄雾，从海天一线渐渐飘起，如同吐丝，千缠百绕而交织成一张遮天覆海的柔软的网，湿腻腻地侵袭渗透这空间里的每一个生灵时，懒洋洋的悬空高挂著的太阳开始黯然失色。

视线正在被层层叠叠的阻挡著，空间也开始狭窄。

辽阔的渔场恍恍惚惚的在眼前消失了。

如同在梦中一般，真实所见的不再存在，陡然间仅存自我。

但置身白茫茫的无所形象的虚空，伸出手去，无所触摸，没有了那怕一寸一线的空间和空间里的光泽，就连自我都怀疑存在了。

钟声开始敲响了——这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金属合金制成的，一个灯罩一般的金属器皿被另一个金属小锤撞击後发出的声响，悠扬而具有穿透力。

汽笛拉响了——这是一种利用空气振荡，而犹如一只巨大的哨子，在人为制造出的高压蒸汽的“吹”动下发出的雄浑、强劲的声响。我们以此展现自身的威严，表明自身的存在。

而雷达早已在运转——将电磁波发射出去，当反射回来再转换成影像时，那并不虚假。虽然还是不可触摸的，还是模模糊糊的一个一个亮点，但你至少知道了自己置身何处，至少知道了你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的亮点。那可能就是一个一个的生灵。

如果你庞大你可能将他们撞沈使其毁灭，如果你渺小你可能被他撞成而毁灭——毁灭生灵，很多时候不是有意杀戮。

人作为一种自然产生的生物，之所以渺小而柔弱，就在於--

且遭到自然界的侵袭，只能依赖身外之物维持生存保护自我；而人之所以强大，也恰恰在於能够利用和创造身外之物，极其成功地近乎完美的保护了自我，争取了最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此刻，在这片辽阔的雾海上，我们只能依赖钟声、汽笛声和雷达来拓展着我们的生存空间。在我们四周，有无数的为了生存而在辛勤捕捞海洋生物的人和人所操纵的渔船。同样还有与我们一样，对这片海域来说只是匆匆过客的航行中的轮船。雾成了某种近乎魔法一般的力量，常常能够令互不干扰的船舶渐渐接近，危险在于这种接近是在视线完全阻挡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你自觉空间极其狭窄的情况下发生的，你的行为变得相对盲目，你的心理压抑造成你判断的对象可能完全失真。但你和他相遇，你了解他多少？你了解自己多少？你保持著强大的冲击力和巨大的无法遏止的惯性力，你怎能与他接近？你能避免撞击吗？

雾本身并不虚幻，但雾营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人本身的自然功能急剧衰减，比如视力已被减弱到了只能看见几米十几米的地步；比如听力，能够听到周围船舶的声响但缺乏敏锐的方位的把握。你忽然感到置身在了一个极其隔膜的犹如密闭的狭窄盒子里，对盒子外的知觉能力几乎丧失殆尽。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周围环境的判断能力，那么对自我也就失去了把握能力，因为自我的生存总是需要一个环境予以容忍的，而自我的行动反应又总是要相对於环境中的对象而作出的。

在雾中，大型船舶往往处於一种尴尬的无奈的境地。航行速度你不能完全丧失，因为丧失了速度就意味著丧失了机动性，没有机动性，也就无所谓操纵性能。而没有航行速度，又不等于你会静止下来，因为水流会带着你四下漂走。这仍然是一种速度，但是——一种非人为能够操纵的速度，其撞击能力依然存在而强大。以一条载重量仅为一万吨的船舶来说，缓慢移动靠上另一条船舶时，它挤擦对方的力量，仍然足以将对方船舶的几公分厚的船壳钢板完全撕裂，这是我在新加坡锚地上亲眼目睹的。如果碰上的是一条几十吨几百吨的渔船呢？那就好像一头大象随意走动时碰